

白

雲

稟

白雲臺卷之三

天台朱右著

雜著

文統

又與三才並齊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禹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護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賻故易以闢象其文興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烈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磨已孔思得其宗之言醇以至孟軻識其

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

屬宋多怨其

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
圖經翼闡其道楊雄太史厥辭然皆有志于
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羣哲之
大成竊一家言彙諸簡編為中民宗其英雄深多
奇班固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更
為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

唐韓愈上窺姪奴馳騁馬班本經矣更制為文章
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
在 其間抑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
漢羽翼韓歐然未名互有優劣焉虞文豈易言哉

餘如京徵柳氏明經稽史有志于斯嘗與之討論
文章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深且欲求其宗緒作
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心焉

史概

古者伏羲氏作造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
書史唐虞置史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
夏終古商高勢晉太史也周官有大史小史內史
皆掌志事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
之春秋是也吾夫子因魯史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行事始加筆削垂鑒將來漢司馬遷父子頗紬
金匱石室之藏蕪采書詩古傳國語世本戰國策

魏漢春秋作史記自五帝迄漢武為本紀十二表
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六一百三十五篇成一家
言其文雄深多奇卓然為史底宗百代史官不能
易其法後漢班固續父彪作西漢書起高帝終恭
平允二百一十年為本紀十表八書七列傳七十
十無世家兩有外戚傳百武帝以前頗本於遷其
文雅馴後人亦以為法師宋范曄稱後漢書選世
武凡鬼絕別為皇后紀二傳則增立黨錮宦者文
苑獨行為術選民列女等篇但文氣萎下紀述庸
陋不免識者之譏東晉陳壽集西國舊史撰益國
志以魏接漢統蜀吳為傳則大失春秋旨矣司馬鑿

晉著晉漢春秋起光武至晉之平蜀為其書
其書今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遜
等一十八家制作未善乃勅吳宮房玄齡褚遂良
謝敬宗更加纂修為紀十志二志列傳七十載
三十文命李淳風敬播等十三人為掌著述類例
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淳風為之當時作者有江
左餘風文多駢儷非作文之體故太宗親撰西齋
以息浮議齊沈約撰宋書梁蕭子顯撰齊書顧
姚思廉受詔續父察撰梁陳書魏徵載其總論此
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初令狐
德棻岑文本撰北周書顏師古孔穎達魏徵撰隋

書漢書總之六朝以兼采下亦隔互相抵牾唐
李迺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宋蓋陳又撰北史起
魏盡隋共一百八十七篇今所存世司馬文正公謂
迺壽書亦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守以亞之五代晉
劉昫嘗撰唐史今謂之舊唐書宋真宗詔歐陽脩
宋初刪修紀志表歐陽主之烈傳宋祁主卷九十
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義舉在鎮西
官則梅堯臣禮儀兵志則王景義故其成書籍無
老異古之條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姬思廉李
延壽皆父子相繼論撰積數十年然後書成是
通知本末事實貫穿不相抵牾其它則未能免

五代史宋仁宗少盧多遜所修失實甚多
復加刪述為未紀五政后妃為宋人傳再傳五
又別列死節死事一行義兒孫官宦者錄傳表表
三監表十一四夷附錄三其盜劫皆寓褒貶為甚
甚精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蹟稍增議者以為功不
下馬遷而筆力馳騁疾無駭雜之病絕刻精密則
不及耳公亦自謂伶官傳豈下於滑稽哉誠無憾
矣宋鄭樵博雅多聞留心史學謂班固不能繼述
父志以續馬遷斷續為書無復再承古本損益會
通之遺自此失矣於是繼十七史作通志刪其繁
文去其重複存筆取實自成一家學著便考與史

家之大略也善矣胡馬通鑑朱書則文資
 信道為鑒戒之書然能載事實則全史不可廢也
 子嘗樂韓馬班歐陽論贊為三史鈎玄若干卷學
 者傳之又頗欲知諸史書大要姑稍所聞作史概

原習

舜孝文仁性也氣不滯以柔之也武仲知委略勇
 氣也卒不能以反性也威湯周武變氣反性者也
 右燕之慷慨趙之治容越之勾稽胡之騎射鄭之
 音齊之歌華杞之笑晉也愛變於流俗者也農之
 或怕為農商之子怕為商工之子怕為工也受
 於父兄者也於承習之移入也久已合於人焉

生同時居同里業同事一或作曰是非吾事也非
吾職也吾戴天履地具五性居五倫盡性吾事也
明倫吾職也約情以知義擴仁以克道人將曰是
天下善士非一鄉一國人也又將曰是古之哲人
非今常人也其不累于習不疵于氣者也有願學
予告之曰爾毋為習移毋為氣拘思變而反之可
也作原習

原志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
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
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于立志志壹則心不

貳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濟志不可不尚乎
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
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
摧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
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
世乎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
富貴者其勢廣唯視夫所志何如爾志驕侈則心
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
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道莫得
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也賁育之勇
弗奪也甚矣我之繫于人也夫故古君子之觀

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作原志

讀周頌

頌者郊廟祭祀之樂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也周頌三十二篇朱子為之傳集一洗千古之感學者宗之中間如思文臣工噫嘻訪落小毖敬之載芟良耜般九篇未有所定姑鮮其辭而不詳所用愚嘗因而考之思文明言后稷功德當是配稷于郊獻享之樂無疑臣工噫嘻敬之是祀成王之詩追述成王戒農官及求助羣臣之意于以形容其顯德成功也若曰專戒農官與受羣臣戒則受釐陳

戒之辭安得為頌載芟良耜亦報賽田事之詩與
豐年同小序亦以為春秋祈報社稷也蓋周家以
農事開國重穀務本初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艱
難歷陳無逸之戒幽土之俗至成王開悟孜孜不
怠在位之日每刑勸戒卒以成功及其沒也盛德
不忘見諸歌頌亦舉其盛而言爾故曰樂以成象
此之謂也至於訪落小毖當與閔予小子同時同
義皆成王多難之後免喪朝廟之詩且訪落云紹
庭上下陟降厥家是言武王陟降也閔予言文王
陟降敬之言天之陟降而此乃言武王爾如大雅
文王篇曰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語意皆同家猶庭

也國也言家則益親矣成王遭家多難翼休明之
皇考陟降上下以保明其身若曰成王陟降則與
諸詩意不相類般雖未詳當與時邁皆巡守祭告
之詩也姑記所聞以俟正焉

讀中庸

予幼讀中庸朱子章句至首章人之所以為人及
則為外物而非道竊嘗惑其辭之未純也後數年
得觀今定本云云始知不然有當于心此讀二十章
曰有弗學學之弗忘而措也又有惑焉竊意子思
子蓋曰人可弗學也自學之有弗問者問之蓋必其
學之問之也弗得也措則為必要其成五者皆然

識畫

宋李麟畫葛洪僊翁移居圖人物四十有五主僕
從侍男女三十五貌人人殊鹿牛驢騾犬豕各態
物物異乘者有五一人頽而髮髯戴芙蓉冠紫衣
皂履騎黃鹿僊翁也一嫗白頭綠衣騎狻猊一公軒
偃僕騎騾僊翁之父母也一女婦騎牛一女婦騎
驢挹嬰孩僊翁之嬾媵也一人冠而步行一人舉
函一人執羽扇並鹿前二人從而後仰聆僊翁
顧語其侍弟子也王執持或荷或負二十二人巾
而屨者十有八州而跣者四一人杖而前指二人
持擔擔末有卷索一童引以馳一人挽包而顧一

人力挽狻猊上溪岸一人扶老嫗傍驢以渡一人
坻竹篋逐而後一人荷礮磨一人背負冠而履者
一人背負少年紅衣者一人挑小缶又回盼負者
一人左杖右指皆行水中一童牽老翁乘下溪許
一人囊騾尾一人杖而繩驅二豕黃犬追之一人
執杖杖末挂藥而童持瓜卓具右手提酒壺
人荷鑊錘一人世似籃籃實雜什器一童背惜具石
牽驢馳木箱亦每具雜什器按葛洪在晉為勾漏令
勾漏隸交州去不師數千百里或者奉親携孥以
行日用器具性在田悉備長塗脩岨古木蕭疎渡溪
上坂登頓驅馳一僊翁風采脩然顧盼自若飄飄

華隱中人也好事者繪而為圖其有以夫龍眠
後翁七百載模寫其衣冠意態執持什具行視盼
疎如親睹當時事何巧思妙筆若是真名畫也胡
尚德氏珍閱既久出俾題之於是乎作識畫

靜淵祝辭

會稽錢濬冠見陳子對子曰子爾師也冠必有
三字爾靜淵苟用力於學以深其量名斯稱矣見
注侯環正侯曰動靜交養以反諸身善哉見徐叅
軍觀叅軍曰澄深之體具流行之用善子其具諸
見字又公詩字文曰消消不怠無而成川止而為
淵深不可測有本之謂乎德不倦無情容

無驕志
視現曰其本也
資之既深
曰子言約而至理
全其天祥既濟

題脈錯

言人有論脈曰天地之氣人得氣之始也蓋以二
五妙合凝而為精神定而為魂魄積而為形骸融
而為血髓布而為經絡滋而為毛髮乃至動靜靈
吸行止作息必有得氣之始者尸之也迨夫上情
之捨攘六氣之鼓擊又必自其得氣之始者窺
之是謂知探本美比觀呂先生元膺脈錯一古

動其氣脈絡結灼見可實非汎論誠醫之指南
國考之十世紅香有動脈叩唯傷在命為人
三三六淵然氣口脊應比勝非無開
此古地寒陰陽是候手法也復備有
廢而舉備通相續龍聚而今手忌於
與夫尺寸所關不能會歸于一烏可與論
元人得氣之始者執呂先生之言曰以三
陰陽三寸之寸處天兩端而關為之界
陰陽三寸之則準沉則其表裏而胃氣存其
三寸三寸之則九候也九候之法其無切脈
之錯矣乎醫之詩然風雅頌各一其體必賦地與

得乎其樂而後謂之樂也。樂之於人，音獨奏自為始，終必合樂而後宣。樂之條貫，樂之成其功，樂之喻，是樂之知天也。樂之元氣，樂之論脈之本，不知陰陽之會，不識氣之少，善樂者必合而觀之，斯為得矣。因談末簡以與君子。

戒子箴

求而必得，舍之自求，是求我有仁義道德，求之有道，得矣。由命則求在外，曷勝？寔則用常行，飲食之有正，有邪，需幾精取，夙興夜寐，入孝出恭，動靜作息，靡不有中，情欲利害，民外是，惡成仁賊義，論齊威禽於乎，小子物莫人貴，知性知天，不惑不

業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先哲有言是所讀告

撰南谷真人傳

撰道堅寧處逸自號南谷子太平當塗人坐而神
異性穎敏年四得異書於異人即嗜老氏學十
七寄跡郡之天慶觀師蒙廣葛師中宋淳祐為御
前道士蒙庵師虛白陳元贊是為陸脩靜喬孫道
堅繼入茅山閣道藏宗師蔣玉海見而器之授大
洞經法侍郎趙興嘗溥斜陵延致宿諾知遇京厚
復來錢唐陽和武恭王孫穎祖延王吳興計籌山
并元報德觀興玄學子飭軌範舉癸陸觀之東北山
頂多白石越大夫計然子嘗隱具山藁苒洪丹赤

在烏道堅刺蔡茂除道建披雲庵將供老烏至
元十三年元與南渡兩至震懼道堅然曾矢石
出叩軍門謁太傅淮安王伯顏曰末祚當終歷數
有在玉誠不殺則民歸有賴王悅其言蔡將士
奉附者毋劫掠江南既平有詔命太傅選用人才
明等太傅朝上都借道堅入覲道堅首陳當世之
務大要有三曰求賢曰養賢曰用賢疏上帝嘉納
焉屢召對便殿敷奏詳明議論宏遠舉將相之才
莫不稱旨後皆為名臣時帝欲委道堅以執政在
辭不拜詔乘傳往南求有道之士竣事還京奉聖
書提點道堅

州道錄教門高士復有旨改披袞庵為通玄觀
德其徒甲乙主之皇慶元年授隆道冲真崇正真
人其徒以次領昇元事上卿張留孫疏請主四聖
通祥觀所至創立制度修飾宮宇咸為改觀又即
昇元宗陽兩山築二真館儲書數萬卷歲時往來
其間晚著道德經原旨數萬言其書蓋原老子之
意謹諱以皇道帝德為當世告者正以王伯雜出
功力相尚慮其所終民罔攸措故欲挽破碎於混
全而凜灑於淳樸縱不能使見民存九皇之民獨
不得少窺唐虞雍熙之化乎故曰益無為又曰無
為而無不為誠以人君無為於上大臣有為於下

君臣有恒，則民有恒業。太上天下，一道義黃四
海一德，無為之益，其大有為於天下者，與尊聖人
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堯舜允
執厥中之要也。曰：居善地，心善淵，政善治，事善能，
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其大禹不矜不伐，而天
下莫之與爭也。又曰：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
有患，不失其守者，其文王之至德也。後人不究
其旨，著述雖多，各隨所尚，故言清虛無為者，有之
言吐納導引者，有之，言性命禍福兵刑權術者，有
之，紛紜多岐，家自為法，俾不知道德本旨，而聖人

王之爲要蓋公曹叅開漢室隆平之治是善用老子之道著此原旨所內作也音成又以老子之旨不惟有極以來已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兆庸可推矣復准皇極經世歲年著原旨發揮一十二章以證之又以關令尹喜辛鈞文子所著述頗得師旨故復著關尹闢玄三卷文子續義十二卷朝廷嘗以其書頒行于世平生詩文若干卷藏于白石山中卒年八十二度弟子四十餘人姚志恭趙嗣祺袁德達皆有道行又奉旨授真人主領教事道堅器識弘遠有道洲人且薦於孝友達官貴卿多執弟子禮趙孟頫有言曰真人際

遇世皇乘風雲之會日月之光予以輔世興邦立
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之儔
歟張翥亦曰真人以適古之才經世之略身雖游
於方外其志之所存榮華古之人安期生黃石公
徐鴻客或見或隱高風遠致使人企仰於千載之
下世以為知言

贊曰三代而下以功力相雄尚道德罕聞已老聃
氏著書尊皇道帝德賤功利黜權力有旨哉漢文
曹參蓋善用其道者後人特指與刑謀術抑遠矣
若杜道堅原旨之作亦有志於斯世者與

唐李泌傳

贊曰予觀唐人於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
泌陸贄而已泌自替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
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
泌亦竭智盡忠於有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
治效聿著跡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軍
騎以來推諱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
荒田開用日充邊鎮懾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辯
太子寔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
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
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

無足可稱取媚以求相位豈信史哉曰采舊聞參
諸記錄別著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
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恠亦其質之未純者
與

隱石生喻

珠湛于淵金藏于鑛梓產于林玉隱于石類也賢人之處世亦類也方其雜稠衆之中長蓬蒿之里退自沈晦不矜長不眩能猶淵之珠鑛之金石之玉也人奚羨焉一遇知己則出類拔萃人皆知其為良材器斯隱石生之喻與生媯姓出自有虞為胡公滿之胄世為臨海大族幼有異質性敬悟不群讀書蓄德有年已值時多艱隱于銅谷之陽肥遯辟地甘自晦藏於閭閻下里人之知生者咸以王之隱石期之故自號曰隱石生子進而喻之曰物生兩間孕清洲之氣鍾純粹之德質之美者莫

如玉器之貴者莫如玉其蒼者白者黃者赤者矩而為圭規而為璧肉之為羨判之為璋藉鏤以享天地登廟以盛黍稷其用靡不周也使追琢之未工鑽磨之未至則抱璞而已爾具體而已爾尚奚羨其為有用之器也哉溫潤而滋腴縝栗而堅確受於天者厚矣有其具而抱其璞矣將未受於人與受之於人器斯成矣苟徒羨其隱於石者不思其出於石者是棄天也思不出其石而獨隱於石者是不受人也棄天不義不受人不祥子將為受人者乎將終棄其天乎則吾不能知也作隱石生

喻生名柏字能正

楊孝婦傳

湯孝婦黃丑字集義台之黃巖人其先宋工部尚
書懋名著國史代以儒顯至其父荀龍登咸淳進
士第調迪功郎安慶府宿松縣尉國事既非遂隱
弗耀孝婦生警悟性端重八歲閑於女紅諸昆弟
皆習業家塾迪功俾授內則孝經論語不期月終
卷皆成誦且語兄姊曰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德孰有大於此夫於是在父母側先意承
順服勤不怠迪功頗鍾愛之既笄慎擇所配時奉
化知縣楊中甫有子曰載至居同里閑穎慧過人
遂聘丑為知縣冢婦比大歸舅姑已即世惟知縣

之父朝奉君在以大耋之年取下嚴肅孝婦事之
益謹晨昏定省無違躬親炊爨調烹飪饋飴滷日
奉堂羹蔬脯羞隨所需以進食已乃退或思異
味則雖百十里必為致之夏葛冬裘中外衣服預
為縫綴十載如一日朝奉或有愠色必怡聲善辭俟
復常而後去朝奉君曰吾家新婦行泚性慈能善
事我真孝婦也由是鄉里皆稱為孝婦云朝奉以
天年終孝婦佐其夫治喪皆盡禮嘗曰吾不幸不
能事舅姑惟歲時脩祀稍可致力為酒醴黍牲牢
祀物必精專豐腴雖賓客至不易用也載至以才
謂薦為衢州清獻書院山長中歲宦游惟經紀大

務至於理田園建堂第延師教子一切皆孝婦力也。值山長捐館舍居喪哀毀率子女茹蔬素者三年節序忌日追慕悲泣人為之不堪。道諸子理家事內外整整處於序睦以和貧無資者賑卹之無德色親戚死無所歸為具棺殮遇歲歉發所積賤糶以濟之。孝婦之推仁卹衆率類此子六人文昌文治文賢文吉文會文淵皆有學行惟文會以校官起身且與予有姻婭好嘗獲升堂拜孝婦而德容康壽動止可度時孫男女三十餘人森森侍側宛然瓊瑰玉樹有只起人敬慕誠德人也。享年七十有九嗟乎女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惟主中饋事舅

姑而已孝婦始終一致愈久弥篤存非恒念故可
跋及使一州一鄉有若人必能率德勵行以移風
俗王教盖有賴焉因著之

昔曰漢陳孝婦善養其姑志不少貳無違夫子之
教率垂令名若楊孝婦之事大舅尤人之所難回
其天性淳篤而經訓之力不為無助也至於子孫
曰經其身逮見之善人之報願不厚歟天經地
義誠不可泯孝婦至行若是宜與陳孝婦並傳無
媿也



序

忠孝要序

昔君子之生斯世也居則續其學於著述而
推夫學以行其道言以載道行以徵其言表裏有
二乎哉禹稷咎夔得行其道而不必見諸善也
間見之亦道之寓也孔氏孟氏在立明而道顯
之流不得行其道而見諸善者也聞鋪之善也
之徵也然則立功立事豈不危愈於立言者哉
有不得已焉者耳昔西伯君若思讀書者
知道嘗客遊吳楚則善道者將充於

...而若...
...講...
...志...
...心...
...關...
...能...
...歸...
...有...
...一...
...小...
...綱...

執史筆與國家載興亡紀賢否職也留君燕乃非
其職與是殆不然古人立言至公無私所以傳後
世而能久也不患不職患不公耳苟公無私猶職
也昔左丘明班固之徒何嘗職史館署官曹而為
如是之言顧其言足徵何如耳况忠孝之人世固
不少其間隱顯亦各不同必待史官書之其没人
善而無聞者或多矣設因是編得不没人善使隱
顯皆有聞則留君之惠大矣編成留君屬予序予
知其言與道不悖行與事不違有志而畜於用益
亦不得已焉者故書以歸之

羽庭稟序

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其
音節體制槩可考也後之作者固蔑以復加而後
之作者舍是亦無以為法自夫王澤下衰雅頌不
繼王官失職巡狩不陳而詩樂之教不行於天下
尚矣東周以還郢騷之怨慕揚馬之浸衍晉宋之
蕩靡古意彌失而音節體制亦與時下烏在其能
復古乎唐興以詩文鳴者千餘家其間足以名後
世而表見者惟李白杜甫韓愈而已詩其可易言
哉何則李近於風杜近於雅韓雖以文顯而其詩
正大從容亦彷彿古頌之遺意以故傳誦後世而
人宗師之子為是說久矣顧材氣不足充其見聞

學問不足闡其微蘊不敢以聞諸世人今年來獲
觀劉君德元所著羽庭稿若干卷讀之而有感焉
其性情所發指意所歸皆有唐人法律長詩宗韓
短律師杜樂府歌曲有李風度而四言詩又當不
在魏晉下等而上之則三百篇風雅頌之遺意將
無所失其有不傳也哉劉君世以儒顯少習經術
嘗以進士業中乙科憲府舉其材試吏于閩所至
佐上官有政績今為浙江省左右司郎中公退之
暇手不釋卷旁及諸史百氏陰陽卜技名法靡不
研通而尤工于詩歌積而成編其徒將鈔梓以傳
以予知晁久曷弁其篇端因次第其說為序引

檜亭後集序

至元重紀戊寅之歲予如金陵游從縉紳名人間
考德而問業時丁先生仲容父以同里閑往還既
數情好益深故予與先生所著詩歌及他所見必
手鈔而心識之積若干卷歲之篋笥將俟知者以
傳不朽後十四年當至正辛卯客有携檜亭稿來
示予於錢塘始知御史張公維遠命刊昇學迺李
君謹之所編視饒君介之舊本為增多矣予喜而
不寐讀盡日夜惜其間如瓊花瑞竹送常憲史題
長江萬里圖等作皆膾炙人口而不能盡傳因類
摭未刊之詩以補謹之之未備得一百四十七首

名曰後集又十年予以憂制守墓上虞一日王君克惠自閩海憲府赴行御史臺事集南還過予山中抵掌劇談感今念昔慨然興懷遂盡取予所藏先生遺稿將鋟梓以傳予二十年之耿耿渙然釋矣尚敢自愛乎哉嘗記在昔先生有言曰學患不成不患不達業患不精不患不傳苟精而成達與傳不計也淵乎斯言其正誼明道之與乎今先生往矣時值多難經生學子無依歸而克惠猶能起斯文於未墜思以淋人而傳後則先生之言信有驗矣因書以歸之

送浩遵道序

國朝混一區宇立經陳紀內外百職罔不祇承以
相統屬故中書總治于內而銜事官為治事之法
曹若理問所者殆行中書治事之法曹與江浙為
東南巨藩治吳粵閩地方數千里丞相而下務存
大體以貳宏化寅亮之功於細故則不親親之亦
不得甚察悉屬之理問官而聽其用違而已大梁
浩君遵道敦厚雅重少習吏事文法通籍省署有
年已茲始獲食祿與丞相掾相可否事于幕下上
考轉理問所令史其祿視昔有加錢塘大夫士朋
遊者咸詩以張之俾予序其編予知浩君寬簡
人也固有太而可以揆細者而予試言之在漢

時丙少婚為執事入去事無不察至為相則智明
於夫史傳稱之其政豈先後異耶其所處宜然爾
導道向從丞相掾事上官知識治體不煩不迂唯
寬簡宜也理問官上承丞相命以任法為事以詰
姦慝察邪枉則不徒寬簡為稱也而已故予嘗論
天下士其柔順寬簡深察超出乎氣質之蔽
必其能各適於可而不相病者固于德而氣不得
以乘之也是以君子務勉德焉導道尚事其事以
脩其職而有成則予將謂君進於德矣其孰不宜
哉

送趙教諭序

至正十年秋九月永嘉趙君某為湖廣昌縣文學既
受代諸生遮留不可則謁予而言曰趙先生為文
學六年矣其始至時宮牆頽圯弗治生徒弗居廩
食朝夕弗給齋廡弦誦弗作逢掖旦望集泮往去
弗問先生曰是非吾志也非吾職也召耆艾與計
事議所以興舉之籍學之田會其歲之入白于縣
盡徵民之不輸者以充其用延有學之師以貳教
其闕選材幹之士使任其役於是治者以完居者
以廣給者以繼而作者以聞向之弗向者亦皆裴
徊顧瞻歎服而不已焉吾黨德其惠小艾也而以
代去卒不得留願求一言以系吾思予曰甚矣父

於事者之有成也學校王教之先所以明天
道正彛倫致至治之成法在焉趙君於其事以
行其志盡其職而有以得人之懽心可尚也已昔
陽城為國子司業當調官諸生留挽一伏闕下上
書願得卒業於今之世去古道遠甚而猶或一見
之使予不得不為之興懷焉彼居官埋民者賢否
混殺唯事超遷以度越日月未能周知其民情莫
其所宜行則思以調他職是烏能知久於職者之
有成也耶諸君盍亦請諸闕人導趙君之能而
詩歌之書予言于首簡叙焉

贈醫者序

至正十二年某月括蒼葉仲剛氏是台郡為府史
自二歲一日病肢體不隨衆醫皆以為迴風謂風
洞徹四肢也療之不瘳請於施君敬仲敬仲至診
其脈曰病積于身有日已為火齊飲之不旬日遂
瘳人咸神異其故敬仲曰其所以知仲剛病者切
其脈大而來徐是積熱盤鬱于內久不得發卒與
風遇其病當作吾以脈法治之而瘳何神異為葉
君具以告且徵言為贈予聞之上古醫則通神盡
見五藏癥結中古以還切脈望色聽聲寫形其音
效亦章章矣近世之業是學者往往不知病之所
在而投之齊甚非所以為養生助也嗟嗟道神者

吾不得而見若切脈究源庶乎世人之所上乎脈者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也自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滋而為精神定而為魂魄積而為形骸融而為血髓布而為經絡竅而為毛髮乃至呼吸動運行止作息榮賴者蓋必有得氣之始者為之也至夫七情之中傷六氣之交感又各有所受焉治之者原其始求其本要其端則病可理矣病理則氣充氣充則體固古聖人為醫藥以濟人天死夫豈無其道耶是以善醫人猶善治國知國本之所在則所以提挈綱維而振作之者有在矣予觀敬仲之業醫誠本諸脈法者欵本脈法以治人病其應如

桴鼓景響斯可與論天地之元人所以得氣之始者矣予故推樂君之意以叙之且以識別庸妄之不知本考

送因禪師序

物有類同而氣不合者矣均之衆草也薰蕕不可
以同器均之百獸也駟吾豺狼不可以同群亦有
類不同而氣合者矣磁之於鐵膠之於漆琥珀之
於芥物性固然而況於人乎傳曰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自夫大道之衰
聖賢不作衆學滋起儒墨異塗小大之人各相範
就使天與我同類者遂釐而二之嗚呼是豈人

情也哉今之為浮屠老氏者徃徃皆是能不拘其
法探其異而大同之亦幾何入善因反石禪師與
予結交方外且十年自師之入浮圖氏既二十年
已予知其聰明積學仁義之懿釋然于骨髓間是
以承上接下出恭入友禮儀之則莫不有度而施
得其宜雖拘於法限於勢而其心悠然無有物我
之累至正十二年秋臨海龍華寺闕主席寺之耆
老多有能名願難其選一日請于有司致書幣自
精進延師補之台之士友及嘗所來徃咸置酒為
別又撫少陵題已上人詩分韻相率為詩以道其
離思人情之交好氣味之所合莫過於此者夫豈

偽為也哉詩既成厲子序其編予不得辭乃為之
言曰友道之廢久矣世之人至有居同里學同術
業同門猶或相訾毀以自高相牴牾以求異何但
類不同氣不合者耶甚可為世道惜也萇弘老聃
師襄沮溺楚狂之徒豈復有賢於孔子者而孔子
猶惓惓然不相遺棄豈無其故與友右知識造詣
動則有文而獲乎朋友者若此豈特浮屠氏之不
易得者哉嗟夫世衰道微賢否易處苟得吾同類
而氣味忻合如友右師者其能自巳於言乎故樂
推物性之說以為贈

贈崔元初序

原缺

之所存何如耳元初非為異於時也求合乎道者也苟合乎道天下將不可載况後世乎用書以為贈

西齋和陶詩序

詩者發乎情也情則無偽故莫不適於正焉古詩三百篇其間邪正憂喜隱顯雖不同而溫柔敦厚之教無惑乎後世聖人刪正之且曰雅頌各得其所豈欺我哉自夫王澤既息大雅不作郢騷之怨慕長門之幽思李陵蘇少卿之離別曹劉鮑謝之風諭亦足以傳誦者各適其情而已爾陶淵明當晉祚將衰欲仕則出一不獲志則幡然隱去夫豈

有患得失之意與故其發於言也情而不肆澹而
不枯後之人雖極力倣效而不可得趣不同也蘇
子瞻方得志為政固未始尚友淵明逮其失意中
更憂患為有和陶之作豈其情也耶予嘗竊有憾
焉比客海昌得琦禪師詩一編曰西齋和陶集讀
盡數日愛其命意措言妥而不危雋而不膚若弗
經思慮得者有陶之風哉蓋師少從名人績學知
道凡四主太利未嘗容心於出十年以來恬退自
處居海鹽天寧寺之西齋日討索佛書聖典每有
得必忻愉竟夕道益精詣不以榮辱得喪撓其夫
直為可尚也已為其徒將錄粹以傳予曰論次其

說為之序禪師名梵琦字楚石

韓侯覈田事實叙

或問為政何先曰莫先於正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其有關於王政也尚矣成周盛時體國經野以為民極至孟子時已不得聞其詳則諸侯惡其害已而去籍者有之矧阡陌之法變無并之患滋先王田制固不可得而稽矣漢魏唐宋隨時制宜不過計田定賦以馭民尚何望其能復古也哉傳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之存乎人先王良法美意豈終不可復舉耶此韓侯所以用心而卒底于有成矣上虞為縣並湖瀕海賦斂倍

於它州。國朝至元以來雖累行理田之令而迄無成式者非法之過不得人以任法者之過也。比年鄰竟騷繹民力益殫天台韓侯自行來為令深為此懼乃議履畝以計四定賦而差役思以均齊其民其法每田一區畝至百十隨其廣袤高下形勢標其號若干畫為之圖曰魚鱗以魚鱗條號第載簡冊曰流水每號畧圖一紙具四至業佃姓名俾執為券曰烏由集各號所載得畝若干曰保摠集各保所積得畝若干曰都總又自各都流水攢類戶第計其實管田數曰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合有條而不紊其為法可謂密矣乃選鄉之大姓

有文行足為人表者司一都之事曰監踏統七縣
之事曰總覈又分掌簿書詵筭局執事賢智竭慮
材力効能登輪務心以裨侯之政亦可謂得人矣
侯則躬為指授訓其用違稽章程以作勤怠官出
廩膳筆札以給日費及暮而事始完上成牘于省
府呀斯亦難能也已由是積弊以革民瘼以甦貧
富適均徵着有則民輸惟期歲入用足而一縣之
民室家相慶咸戴侯惠無已既刻諸貞石以紀侯
德復以其播告訓言施行次第執事名氏繕緝成
編名曰覈田事實將錄梓以傳請予為序予嘉侯
設施有法信任得人深識古者為政之要以能有

成功遂書首簡以慰民父兄之繫思侯召諫
行宋魏國忠獻王琦十世孫前翰林待制陳
甥家學有自故為政知所本云

送戶部主事李宗道還京序

今之六部官分掌天下凡治教禮樂刑政以佐中
書為夫子六曹若有虞九官成周六典漢之九卿
皆其職也 國朝稽古建官仍置六部分列尚書
以贊朝政為坐民計至深至備百有餘年矣恬武
嬉內外無事一或儆戒不至則治道中弛諸凡漕
運鹽榷楮幣之法窒而不通民用告病

聖天子慮位澤之不溥宵旰求賢以務博濟乃

戶部尚書去貞輔以主事官分治漕漕備屬吏僉
聽其慎簡先務派通楮法于時掣侯希瓚首翰林
編脩為部主事承命以行涉海東求奉職惟蘇闓
關險阻俗歷嘗之比至漕尚書則以實事辦築處
期侯惴惴小心夙夜不遑寧處侯命去外者茲
年矣下朝廷尚念遠役復召以還侯即日持其簡
書印章將乘舫浮洪濤遵海而北以旋京師
浙行中書省丞相以便宜有旨謂侯涉歷之艱廬
左司負外職請固留之侯乃謝曰受命來南寔其
聽詔既弗能敬歎休命而多留以為乞圖養之何
其可也昔孫叔敖如京師未畢事命之誓春秋譏

之死君命而不復安政與垂老齒頰終辭以還君
子謂黎侯之舉擇三善焉見禮而者為國義也秦
使而必復命禮也三年有役奉奉忘棄君忠也
忠以盡忠義以制宜禮以事上於為國重何有
嗟乎知道既隱先王之政亦移民海賦感鷹耻道喪
居官守職者莫知國體之攸繫而醜然為移便
是圖外以欺其人內以欺其心雖和錫之榮萬鍾
之富於我何如馬李侯毅然為人而難養樛風濤
之險復為萬里之術不以盡諸臣年以副吾君
求真知輕重大夫者哉傳曰富貴不能移其志
之謂勇且侯必朋絰起曹學嘗居翰林詞草政事

講之有素入而立朝嘉與諸賢力扶未墜以助元
氣則中興可期
予廷望也蒼蠶之蠶也傍其符
集家書以餞之

音韻送與虞揆督胡君詩序

術樞密院架閣胡君師德以省檄督成土虞之
柔及歲當還諸將帥士卒民耄倪與吏胥之在官
者爭挽留不忍舍去執不可得則傾城相送供張
祖道東門外至三十里遮拜執爵各以言進為將
帥者曰自吾奉檄守禦聽聽督節制凡得以承令
藩省扞患庇民者揆督之教也又有進者曰教我
甲曹修我戈矛維揆督之庸率先我將校訓練我

士卒維憇習之律為軍旅番曰我飢食我寒衣
我我食我衣維侯之需侯其甚矣我將奚依民父
老曰我耕我織侯不我後寇禁侯謀寇去侯郵士
則操戈農則服穡弗奪我邦繼侯遠德儒童去矣
曰既淪乃武復脩乃文衣冠續續禮讓敦敦旅賁
說說維逢掖是尊亦外交者首衛我宗教安我山
林燧則我助疾則我鍼痼我者利我者德朝頃
惜惜必報侯必為存司者印錢穀甲兵供億日糜
簿書友離侯其我除期會之通侯其我紓民樂其
趨官程弗逾侯命去矣吾告其誰侯各為飲卒辭
拜而復曰

聖明天子監茲新土奠我東南太藩有府樞樞省
臣節鉞威武奉命唯謹承宣弗怠維夫士民其
相予不侮走也何脩獲致於此遂相視泣下以別
予乃喟然而嘆曰嗟虐甚矣久於其事者之有成
也今之督成番更受代率月一易未能周知人情
而思還其職雖有惠利曷由以施願欲令得其心
也難矣胡君領事日以及茲兩朞凡將帥之勇怯
旅卒之強弱官吏之勤怠人材之賢否賦役之重
輕民庶之勞佚悉能知之周而處之當故人之從
已也皆心悅而誠服矣得其心有道矣不過所欲
與聚所惡勿施而已爾尚何有古今之異耶胡君

非求異於今也得其志焉匪虞之久而得其志則
成效章章若是豈不為居官長民者之勸哉時之
朋從者能與者又分韻歌詩為餞予因序人之
言而論之

白少餞別詩序

至正十九年戶部尚書賈公師泰奉旨提漕閩
廣是年十月度錢唐將濬東郵遵海而南道過上
虞時朱右洎王霖判兩韓諫自行疾謂祖道旁迎
止館舍問起居外各出所著數辭累數什篇讀盡
日夜更僕不饜公白予承命遠役得與予傾倒盡
幸過望惜不及待陳白雲徐季章南舟次餘姚白

雲季章繼見而季章偕舟雨自行同送鄆城候潮
汎白沙鳥上丘越旬朔臨別又與鄭蒙泉舒汝臨
僧貴朽石十餘人欸餞舟中殺核維旅酒行無筭
情好益洽公醉而臥諸君相與聯句皆戀戀不忍
舍明日始別去公顧季章謂曰人生聚散無常事
每不偶辱諸君愛厚茲遂盡簪之樂獨不得與伯
賢同行為憾它日諸君遲我東海之上把酒臨風
庶吾黨交義非世俗所能知也季章歸致公言於
予且錄諸聯句及公留別詩以示予慨然嘆曰詩
不云乎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人情豈相遠哉伐木
廢而朋友缺矣古道之遠乃于公見之公以詩書

世胄數歷中外文行卓然經生學子瞻企弗思
見容儀有如景星鳳凰咸以爭先得覩為快
親炙以依歸者乎况既別而致思以齒記乎願予
驚鈍下材而公猶拳拳不相棄接引來學之盛
心詎易量耶比年國事多難佛鉅公淪謝殆盡
斯文不絕如綫寧不重有感於公焉序以識之

交山文集序

或問立言曰言以氣帥以氣行不由此者妄也氣
與理相會渾渾然一氣乎聲文深於言者也故曰
無文行而不著言其可易忽哉言者心之著
無以知其中行言者事之極非言無以知

政之尚言其可誣哉是故言正以懇知其忠見於
政也義而固言祥以和知其孝見於政也仁而洽
言清以要知其靜於政也無為而不爭言太以醇
知其聖於政也王而治言深以確知其疆於政也
伯而不久言勤而不怨知其基於政也興言思而
不懼知其離於政也降此古昔先民之所以垂教
蓋殊塗而同歸也立言不既難乎一日栝蒼王君
熙陽出示其所著交山文彙相與論立言之旨予
三復之觀其序君臣之等明彝倫之懿闡性命道
術之蘊考家國起廢之故古今得失之幾引物連
喻導數規諷貫穿經史百氏之言一本諸至理而

氣以行之故其發於中也誠充於言也廣要其至也近而指遠該而不汎語人子以孝語人弟以順語人臣以義約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振其行臣直輔翼俾各歸其分而知所鄉方以造成其德業諱然仁義之言也可謂得立言之遺意欽王君動則有禮敏而好脩夙慕聖賢之道學之不厭未見施用退與其徒著言算辭積而成集其徒錢梓傳以洲人為利博矣抑予嘗聞古有納言觀風之職於今奉世去古未遠將見采而納之承而庸之知其政之成也用休矣傳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予志此以笑尚與

送戶部尚書劉公督漕還京詩原

士君子道德積于躬，功業著于世。廣博深厚有足
以濟時，而裕遠自非持正不阿，弘毅有守者弗能
也。余觀搆戶部尚書劉公，師曾而有徵焉。公自胄
學，不文藝，擢高科，歷臺省，所至皆有卓政。曩由
端本堂司經，拜西臺監察御史，糾劾不避忤時貴
者。遷公處之泰如夷，險一致。至今天下，謂公此舉
國家元氣繫之出入政府，正色立朝，中外屬望。
至正二十三年，朝廷命公以東南漕事浮游
而出，至則敷廣德心，驅馳上下，開誠布公，大
慰人望。職貢既修，舟師戒具，四明大夫士以公

有斯文契供帳祖道賦詩執爵追餞郵注之辭推
本序之洪惟我

朝廣輪之太自古所無天覆地載仁涵義育承平
臨冬玩忽或生致使荆襄併擾淮海釋騷上貽

青旻之憂思得賢才汲汲圖治如轉漕一事昔為
甚易今則動煩重臣曲折調護僅廼得之十無一

二有志之士寧不重為扼腕而憤慨也尚書蘇弘
光之學據經綸之志轉危疑為坦途他茲竊為啓

蓋命不辱常賦遠輸俾海隅蒼生之民咸
所以尊君親上而皇極之福有永弗替則公之

豈小補哉雖然此其一爾使公歸廟堂執朝政

心大剛明之士文武經濟之才布百司執事之列
嘉興諸賢力扶元氣則宗社深有賴焉昔郭子儀
李光弼忠武有為足佐中興之業陸贄文辭感切
李泌識量過人足延晉陽之祚百十年間唐室不
遂隳棄今寰宇未寧必有如郭李贄泌輩出以著
事功以濟時艱此予深倦有望於明公也詩既成
因書為序引

送河南都事張君之官序

皇帝改至正之十一年築天下之于廷真定張守
正以忠登上第賜進士出身擢越之諸暨州同知
豈弟近民公勤獲上期年而政成郡後擢攝它縣

治蹟益張秩滿三考中言屬時多艱奔走避地時
藩垣大臣便宜有旨東島處加羅致房午張君毅
然弗就或勸之出則曰物各有適唯其所能蘧蔭
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僮昏不可使謀矇瞶不可
使視矯性不可使正直道不可使枉吾待命於朝
而苟焉竊祿豈人情哉遂退遯句章山水間益修
舊業講授子弟負以給衣食守志不回自予落泊
者十餘年處之如一日當路知君者莫不歎美而
敬遇焉既而朝廷有河南行省都事之命君愴然
叩頭問舟東艱告行於嘗所來往鄒陽生執爵而
曰善哉張君之出處為有道也夫慈國有美

善達者矣事固有約操操廣地者矣定志以操
約大要有三時行者與夫因利而與地致力者與
人有行吾志者聽計必賢智協以脈拔極元氣民社
賤熙以復中統至元之盛此與土人也蓋吾心竭
忠所事祿不旬得事不倖成閭閻侃侃以替廟堂
之治此與地也不行吾志不淥吾心守道不阿弗
事容悅食力計功適山無悔此與人也嘉天者順
與地者通與人者常順者以昌通者以濟常者以
威張君志委之兩知之習擇斯三者以是而此以
是而處進退適容其道不失庶幾乎古之君子歎
生交君也三江君為深於其行寧無一言乎遂書

文識別

春秋傳類編序

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論理諒而事
林秦漢必無加焉因求其尤難者得若夫
題曰春秋傳類編而為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
光獄公而人井降是人材者人受之所寄也孔子
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臣人其如予何其言謂是也
夫聖周轅既東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乎天下
春秋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遂以上
絕天人之與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德矣幸而天理
不泯斯文若隆經生學士器識卓絕不無之焉求

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而深有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間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為何人詳其詞氣要非左氏之筆蓋亦倣左氏而自為一家者世以為春秋外傳得無意乎公羊穀梁為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文猶水之波瀾也蘖蘄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自派別分明猶水淵之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

猶木之支幹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
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
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翼春
秋之經，不過戰國間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
因附于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
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家之筌蹄
歟。

送彭思貫憲史北上序

吉安彭氏世以儒顯，思貫少有大志，敦尚氣節，讀
書纘言，起校官廣東部使者，廉其賢，轉憲府史佐
上官有道，每大事輒咨之多倚，以辨思貫無德色。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冬贛州寇熊侵韶及英德廣東震懾憲司委思貫持檄往行招諭賊執猖獗弗聽強思貫降思貫大罵曰蠢爾無知誤觸刑憲罪在不宥憲使大臣念國家一視同仁皆吾臣子俾開諭爾氓復安爾生理爾反拘執我寧死不為爾屈賊怒移赴韶州賊酋長時王師義兵討山東國威大振賊舍不殺留滯二年思貫數以大義導賊二十四年甲辰冬賊酋長熊率衆來降閩省思貫始獲免以歸平章燕公義之慰賚甚至明年乙巳春正月還廣五月赴南行臺計事而秩滿已臺臣舉于廷思貫將自山東入京師以平日蘊蓄之富

抱負之素言于朝省以靖難安民其志可謂大矣
茲問舟鄞海大夫士共嘉之爭賦詩為餞復請予
言予曰嘻哉彭君之志將以有言也然不得其人
徒言也今之為朝廷倚注係天下安危者左丞相
李河南其人也丞相向事先王忠襄統領中原師
再舉而平山東逆賊授首再舉而安京闕亂臣伏
誅皇太子入朝侍膳如初天人欣戴其功不為不
大矣丞相中書出總兵柄加爵王封吾聖天子
待遇不為不隆矣遠方下士瞻望威光如睹星
鳳竊以今之丞相總兵非昔日之可比昔者選
士練卒命偏裨復疆土特一事耳今之丞相四

方萬國賴以為安百官庶府視以進退為吾丞相
當以天下為心蚤夜以思曰郡縣守令未盡選舉
翰林館閣未盡儲材省臺未盡得人宮掖侍從未
盡慎簡皆丞相所宜究心者誠非復昔日撫兵之
事矣夫任之重者負必力功之大者心愈勞吾知
丞相之力之勞不輕且重也昔大禹不矜不伐天
下莫與之爭功況今之百司執事未盡如虞廷之
臣者乎此丞相念慮之不可以少暇逸也故在知
人在安民君相功業無以加此彭君往矣舍是而
不言是徒為萬里行也君言之吾知丞相之必用
其言也言行而身不用備用也彭君勉乎哉予將

彈冠而為子慶矣坐客有景德輝者與彭君友善
聞子言躍以喜曰微子不足以發思貫之志請書
以冠諸詩之前